

海德格尔也没明确指出“黑格尔在完善时间观方面有什么进展”。如果我们仍然袖手旁观，不去阐明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现代时间观的问题仍将模糊不清。对该问题作者提到过几次，但都未加以详细阐述，也许这不言自明。

约吉奇著作的全部难点也许在结束部分，即阐述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关系的问题上反映得最为充分。约吉奇强调，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区别之一是，海德格尔的目标是探讨存在的意义，而马克思要修正存在的意义。其次，约吉奇断定，在给人道主义所下定义方面，两人也有区别。著作结束时甚至说到：“……不带偏见地讲，”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约吉奇直言不讳地讲：“他们二人都预见到并谈到过在适用于某些客体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下本体论思想的局限性”。

无论如何，这本著作仍具有价值，同时它也是我国一位忠于职守的哲学家长期工作的见证。不足之处是作者遗留下来的手稿不够完整。

（摘自南斯拉夫《观点》杂志1989年第10—12期）

《20世纪拉丁美洲哲学史》简评

〔苏〕B.阿拉克 潘日轩译

这本书是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著的，并于1988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研究拉丁美洲哲学思想的书。

研究该地区哲学思想存在不少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哲学与欧洲哲学不同。拉丁美洲哲学的产生和形成是形形色色的、首先是欧洲（西班牙和葡萄牙）及当地民族世界观文化历史的特殊“断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欧洲哲学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欧洲古代文明（古希腊罗马及其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那么，拉丁美洲哲学的起源主要归于外界因素。拉丁美洲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地区哲学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即世界性思想的兼收并蓄和伦理学特征。这些重要特征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这部集体著作中得到充分的、合乎逻辑的反映。从而使该著作更加完整，更加明确。

该著作的主旨在于展示拉丁美洲民族自我认识的过程及其在世界历史上作为享有充分权力和独立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哲学内容构成了拉丁美洲哲学形成的重要特征。

正象书中指出的，实证主义是拉丁美洲哲学反射的独特流派。同时，书中也揭示出实证主义思想在与拉丁美洲的现实发生相互作用时显得十分贫乏。这就迫使这个地区的哲学家在重新认识拉丁美洲以往整个历史（其中包括哥伦比亚亚文明时代）时，力求探索切合实际的世界观立场。

还应该指出拉丁美洲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欧洲思想对于形成符合该地区民族的哲学文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一“发现”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殖民地时期和西班牙文化对拉丁美洲哲学的意义。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哲学对于拉丁美洲思想家的创作的影响即是鲜明的一例。有关西班牙哲学家的影响问题，在本书其他作者的文章中另有论述。

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前景主义”的理论作为世界观概念的范式已经被拉丁美洲所接受。A.Б.济科娃写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拉丁美洲哲学家把“前景主义”理论看作是每个民族能够拥有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主要证据。这就要求摒弃将欧洲哲学作为无可争议的 and 唯一的模式加以接受的做法。

P.布尔盖特的《萨缪埃尔·罗莫斯与墨西哥哲学史问题》一文详细地分析了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印第安文化与墨西哥文化的世界观形态的相互关系。

Г.Г.克罗姆贝特关于论述L.萨伊哲学的文章的价值在于首次确认L.萨伊的哲学是反映拉丁美洲自我意识形成的完整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顺便说一下,基于L.萨伊的创作,我们有必要作一点说明,这个说明不仅是该书的内容所使然,而且也是我国其他一些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的出版物所引发的。这里要说的正是拉丁美洲思想家对欧洲哲学态度所谓的“偏见”。墨西哥哲学家完全不是欧洲文化哲学思想的“压迫者”。它只是力求从理论上阐释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实际存在的平等现象,指出克服拉丁美洲民族哲学意识“依赖性”的道路以及这种状况在世界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书中Э.В.杰缅琼克的文章阐述了“解放哲学”。他指出,“这方面理论家的作品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但所提出的这类问题本身很具有代表性。这些问题都要求这一哲学加以解决,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美洲历史与社会变化加以理论研究”。虽然应该同意这种说法,但同时也应指出,这样确定和评价“解放哲学”的内容是以强烈的意识形态化作为前提,因此掩盖了它的理论—世界观意义。文章的主要目的的一方面旨在弄清“解放哲学”在拉丁美洲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是要弄清它与全人类世界观价值的联系。

阿根廷人恩里克·杜塞利是“解放哲学”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H.И.别佳克舍沃依首先发表文章对恩里克·杜塞利的“伦理哲学”给予详细的分析。

据我看来,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充分揭示20世纪拉丁美洲思想家的思想与该地区以前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毫无疑问,这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应时之佳作。

(摘自苏《哲学问题》杂志1990年第5期)

《现象学方法:理论和实践》*一书述评

[英] B.J. 约翰斯 张武军译 魏建平校

这本著作的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主题在于论证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意愿”,是追求哲学理论这一意愿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哲学理论先是被描述为“现象学的预期与承诺”,但最终却被认为是现象学的超越,就象一位故事叙述者尽管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却想超越这一故事。坎斯特所揭示的这一及其他一些矛盾情形,被认为不仅表明现象学为了让其方法得到认可必须转向哲学,而且表明现象学的重要作用与其说在于对问题的解决,不如说

* F.坎斯特著, J.克罗威出版社, 1989年。